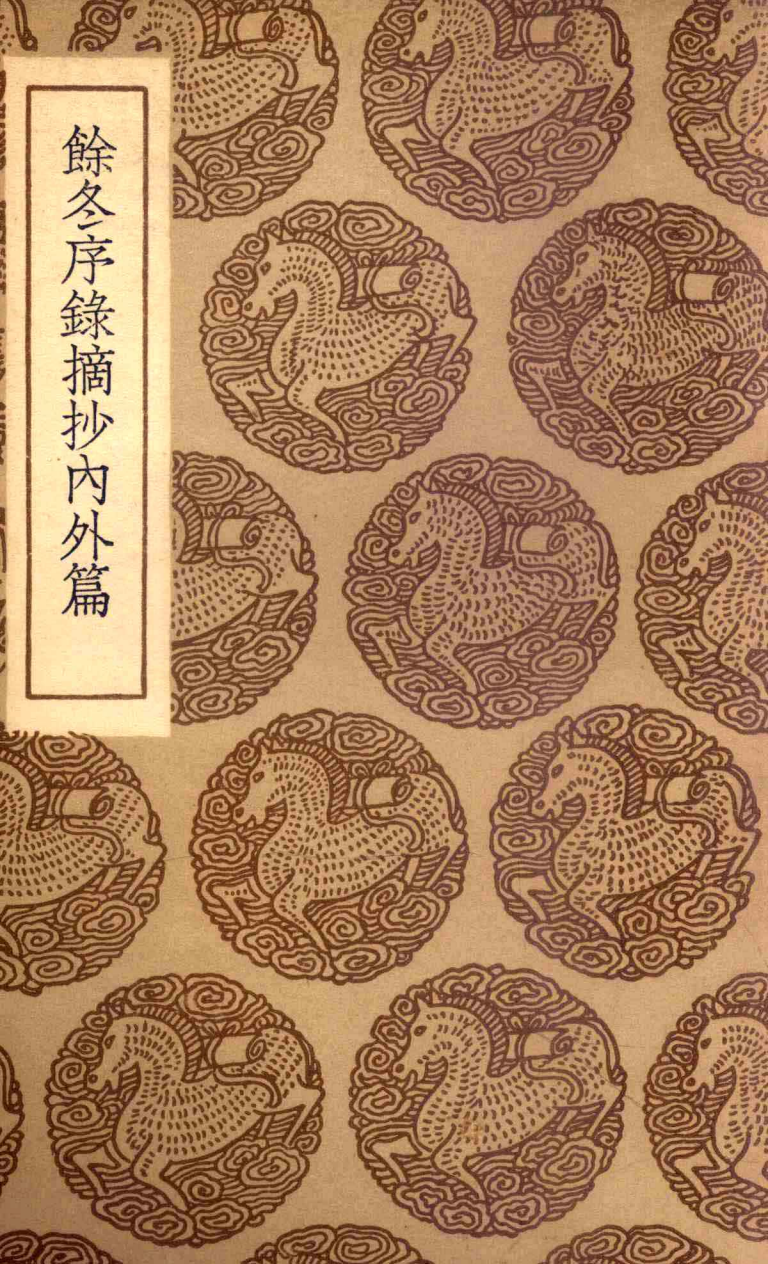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餘冬序錄抄內外篇

何孟春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篇外內抄摘錄序冬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何 孟 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  
 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竄越問其友何為  
 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  
 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  
 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  
 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  
 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慙於作勞  
 夜則其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  
 冬未繞得一句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此齊  
 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  
 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既寶此於日之餘時之餘益有  
 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難鞅  
 掌主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頗曠惰比當開卷  
 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  
 理舊稿乙酉冬閏既祥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  
 林益多長晷四體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  
 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為  
 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起畢卒遂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  
 虛度而况於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  
 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柳燕泉服奇  
 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二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案垢義  
 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謂多識前  
 言往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蓋於畜德終不  
 能無愧也間因私見片筆月益增單牘片削付案  
 妬未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  
 心竊感之令頑兒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  
 所論著者并近日人間求請文字間亦一二存焉  
 言本無序因令稍為之序內篇卷之五事八君  
 多及古以歷代為序外篇卷之六之六十五事  
 倫以各自倫類為序遂題為餘冬序錄云歲戊子  
 冬閏月極陽中旬交大雪畢章節後之既望日柳  
 江病夫在淮回調理處又書

餘冬序錄摘抄一 內篇

何孟春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絞羅綉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措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蔽面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

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語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楹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穀泰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者民儒士生

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襯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縵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紬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襟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嬾不

許戴冠着荷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了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筭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人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爲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椶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馨欵如有聞之句益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娘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禹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

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歿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

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勅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剖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

不容已者若卧水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休宗祧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議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斃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不能改國刑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



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夔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辛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蟲

測海句益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葉文莊公

水東正德初賊閻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

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泰政倪天民但

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

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

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

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

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

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

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

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

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

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

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

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

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

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

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頽

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

刀振頤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

帝賢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命于國事也 太后

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

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

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年崩溥爲鄉

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

益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內監重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

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自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

殺恐非諒闡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

食令自覓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亦隨漂

抵依都海中地名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節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

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

之仍勅彼國主憫其情毋事飲罰我天朝撫存

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

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

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

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

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

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聞者服之法

果足持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

全軍房瑄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

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遠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

諸將陣圖人皆歎守以至屢敗願勿以陣圖賜諸

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

賊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  
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裝賊爲法之不足恃  
也久矣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監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爲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  
誦其義譎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  
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  
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顯  
何也且監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  
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誣服罪  
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  
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  
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  
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  
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  
年十歲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纂成  
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擲其父  
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切已如此况其  
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嘻亦甚矣宋樂杓京中密  
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  
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  
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筋面試其童  
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採厚忻然  
就道曰吾豈敢附成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  
年上感悞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  
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  
楊尚書彥誼嘗爲之傳云

唐李乾祐未徵勅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宜道  
甥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妻玄又妹即宜道堂  
姨同堂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  
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  
姻屬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議付羣官  
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  
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妹姊女婿姊  
妹堂外生離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從之仍著

於律令宋洪景廬隨筆姑舅爲婚在禮法不禁而  
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  
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  
姊妹不得爲婚者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  
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  
今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  
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  
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爲  
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  
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  
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  
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譬  
家所訟或已婚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  
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未  
隔免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算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  
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  
爲已之單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  
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單卑之嫌爲子  
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

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晉秦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昞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頽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爾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从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已某人不得已棄經而往則某人先棄經在帷下矣周公謹坐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誦說爲

戒無何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筆記買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源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辱尚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而越尤甚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惠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大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麗甚至益無論已我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旣遣人來見自後尊觀

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

以此爲號襄濟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

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

故未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

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

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陳燕嬰之東父患風歲久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

吐標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

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

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其

術豈得之燕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

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厓載碑云許爲貧謀養不擇株仕僦屋

以居雜市以食親故嘗斬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

又高何稍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蕪何有小大之

別記獨不云小臣庶乎宋濂誌黃殷士墓云天兵

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獻

獻曰君小臣而外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

危太模素黃殷士皆撫之金銀入少同學問至正

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

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

寺俯身入井寺僧太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

莫知公歿是成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成垂老喪節

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獻獻

曰君小臣而外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

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餼使家人歌舞

爲歡環守至日具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

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歿午買棺以飲僧梓

與營壘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

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

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

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

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

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

爲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黃固梓之義也景

濂作太模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

士者觀之成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任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爲翰

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閱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履聲徹薰內詔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素質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旨諭素至和憂懼未嘗聞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為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歎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成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於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頤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或問其文靖公洪曰太樸事舉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舉舉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入其餘闕平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字惟明浙之東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隆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添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識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嘗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僭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字彥良起漢人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總管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兩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温已歸粵濂方近密而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疎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  
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以十倍其家產不給也  
子仁效縵縈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邸見聞者  
哀其遭時不偶爲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爲之  
序時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着年號而論之云  
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億任則困於責任  
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  
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  
馬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綸展其  
政事又加之年壽歛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  
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  
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齊集仁志  
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饒  
二孝子傳其一朱明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  
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  
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  
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顧  
費力弗任且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  
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命益嚴告

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明謀於父僚友  
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歟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數歟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  
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  
四人已而煦感疾歟季用傷煦歟病益甚亦歟十  
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  
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爲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  
有子得免而竟客歟役所命也夫而得各筆傳其  
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爲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爲之  
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  
第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歟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  
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  
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  
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殺之二人懼然延  
頸待刃旣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  
宰持不可其兄竟歟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  
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爲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  
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爲二孝  
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醫

人告罪當歿主訴所司曰主不能諫父陷父不義  
主罪自當歿幸原主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  
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  
旣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倖路乃聽主代父歿叔弘請戍雲南聞者歎主之  
孝而惜其歿焉叔英謂主者其歿孝子志也主何  
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  
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  
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  
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  
有兄弟二人者暨主事 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  
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歿有餘戮濟後來亦不  
得其歿意者天迫乎叔英字元采舊嚴人革除年  
爲翰林修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  
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縊而歿其  
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類是於大倫  
歿無憾夫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  
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閔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

田定其科縣民益情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  
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  
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  
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  
均縣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縣其得均乎宋  
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  
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  
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賴蘇民戶等則之法蓋  
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  
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  
忍爲也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  
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  
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異因隙以發  
未幾彼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賞鑿輿  
當西出公慮必與甌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  
方勃呿舌駭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撞  
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乃悟登城頻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



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夫夫就縛召公息蜀矣  
上追悼公歿非罪忠弗自宜申恤典遂贈某監  
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  
歲時澆掃役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  
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  
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等感公忠義  
復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久而益  
彰如是哉公所遺謀逆者情事狀爲胡藍二黨夫  
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  
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啟定以  
胡爲是以前舊禱之缺以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  
日史家之攷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原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羣臣廷訊  
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實玉  
因奏徽卽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  
寄員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爲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嗾韓國之獄  
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  
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虛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冤狀  
程晉璣嘗載之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

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疎賤  
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大聖明之朝而無諫諍  
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  
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亂慮  
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  
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  
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  
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令人顛穉之而少知其姓名  
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鍾山詞  
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鮑與翰林朱  
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李真鐵冠道人俱  
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  
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  
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  
益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厚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屋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夫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屋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濂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壁有爲對揭於途者不盧濂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爲之嘆焉比始聞屋仲事天眼地皮之對益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復鹿未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京二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揜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

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佻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筵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壙姑之後雖矧目蔽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見黃文篇

集公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歿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歿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禁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歿兩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於應天府之專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諡者蓋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大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褒義等十人名命

各既於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

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

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

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於 聖諭錄於解墓碣

內載之墓碣又載解初被漢庶人踏出爲廣西叅

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

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歿獄中按李至剛墓

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弁下李今

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分下李也所謂洞燭

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

亦何利解於獄中而李不以此則命也 仁宗臨

御既明解究又官其從子爲中書李雖綠舊官臣

故爲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

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

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纒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

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

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

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初夜同受

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而已然金文

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

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

其文同則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語蹇

公等語詞 上特埒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

有所從違而或息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語

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功

也按陳祭酒宗敏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語詞蓋亦

同被賜者而纒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

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

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宗敏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

例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

基封誠意伯未樂間茹公瑞封忠誠伯生可受封

歟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

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朝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賄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償塋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而贖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權衡之地鉢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時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比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

奉絹千疋向見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賞綠是婚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邱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錫存焉頂額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政噫此何真非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臣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  
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  
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爲者縣中橫被其害  
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梟  
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  
前天道果膏肓耶

劉東山公大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邊理其實公同  
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  
爾岑猛賂既行理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  
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瀟曰劉大夏此  
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理勃怒罵屠惡語汝  
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理謀於焦及吏部尚  
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  
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  
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  
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之公  
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  
已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  
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  
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

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爲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  
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  
今日已有定論公歟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繡卒于家  
時春爲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爲表清節以勵庶寮  
事切見繡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  
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  
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  
影田廬一守先榮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頌及同宗  
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  
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  
自適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境已鄉人嘗  
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疵之士矣或  
曰士知禮法孰不顧清而熊繡之清實過於清者  
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熊繡之過乃清而過者  
也奈何彼彼蒼蒼天竟之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夫歟  
遺孤孰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  
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爲具奏討莖祭燕  
請贈蔭該部覆奏已荷恩免彼地下幽魂豈任感  
激臣生與熊繡鄰州舊嘗爲其官屬于其人品見

知頗詳續今事寔益棺法應得誼九重日月實與  
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繡州人今  
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聰遷大理寺評事許愷皆云  
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  
復若何臣竊恐彼族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  
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生僑吏  
其子孫俱曾請謚主事張鳳翔孔奇之卒其鄉人  
嘗請恤其家俱蒙詔旨許焉繡之賢無愧張敷彼  
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  
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  
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  
孫其孫日後若堪禮蔭讀書就行任給使天下之  
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為善獲  
報理無或遺表清節以勵庶寮弊之治體不為無  
補臣言雖近實義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  
孫熊瑞月米壹石至補陰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  
莊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貧民張老者妻生  
一女無子養其申于家父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  
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申曰妾子不

足任吾財吾當全昇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戒  
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  
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申乃據有張妻不  
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申以券呈官因見  
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訪而  
申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尚  
敢有其券耶說書飛若非者慮彼幼為爾官耳  
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  
苑載宋張公諫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歿子方三歲  
乃命其婿王其背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  
以十之三與十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  
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  
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處汝手矣  
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  
事實類此情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  
輛驟驢相雜驟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  
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  
好看馬尾襯裙管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換鬃尾馬

後尾落廳不無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  
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  
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說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  
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少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  
風俗歸厚云云所可亦爲之覆奏焉肉食者謀國  
乃有此輩可笑可笑雞鶩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  
朝有人上言聖節殺雞鶩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  
有過傳一龍虎大王南俊邊方以爲懼胡侍郎云  
不足慮此有雞鶩  
御史足以當之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鴉鵲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妻媵嫌  
乎是以不謹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  
瑞州通判姜榮妻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  
坊人也正德己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  
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僉倅付竇印亟出集  
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  
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  
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請賊曰盛家  
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  
曰我不必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必

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執飲遂投而  
歿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殞城南僧院事聞詔  
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齊嘗爲喬倅即妾高  
氏貞烈賦今聞竇氏事二人者出處正同豈易得  
哉妻棄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忠節特  
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歿纔  
兩月即屬嫌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人之無情乃  
復有此丈夫愧於女婦多矣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  
戲墜地拘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  
也一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甚然置地溘然歿已  
朱懼潛遁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  
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瘰者嘗與  
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瘰瘰其頸氣幾不接陶  
僕素愚匆遽間削竹爲銳鈿刺之瘰穿氣溢頸得  
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刑之在人不能如  
此命苟不必雖有致歿之道而不必也豈不信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餘冬序錄摘抄二 外篇

何孟春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濟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豆腐關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關按傳異志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歿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十餘人趙專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曉始定下就積屍間藏卧中嘗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名僵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之人故無惧矣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命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崇以爲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荅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者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方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窮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暗合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翰請三年者其降服災在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敗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苛施於母子之間則雖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喪也斯亦僞而巳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兄弟之服至等也故重其衰麻戚之期也不敢以兄弟之服至等也故重其衰麻戚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祖意其日月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臨云為父加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也至尊在不敗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歸乎人情也者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辭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遜也者為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為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為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辭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特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未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併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簡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

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遭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筵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較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則善之言耳百曰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承所養承卒乃制菽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思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擬乃事有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

其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凡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唐臨之成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瓌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媿若所生媿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二年服竟叔度益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於家既祥州學官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貞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詣謝計盛德仁明必加情賞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爲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卷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素梓獲瞻露酒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異千里悟對其心實親而創痛秘割之餘意銷志獨待葦裏炊惟日爲歲百骸憔悴尚何言平竊於執事交契不思其獲

諫于賢郡公益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闈義裝襪及鄙人昔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溯行移州曾有此舉致煩鄰州諸縣士友紛沓暴足蒲門增稅慚愧春不得已倪倪酬卷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汙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豈有舟之妙可爲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惡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踵前罪祈事甫畢權毀方深坐荒廬之蒸藜守孤壘之苦塊有何問學更接青衿諸賢復承叩踵程課必日新時邁大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效琢磨之益而更假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筌蹄積歲已久今吾故我判然而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潭池而七竅之自己息黥補劓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時文志希速化未耶斯翼未彈斯炙今聞啾啾日坐囊含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澗遲鈍就當柱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垂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牘含濡墨

賦破碑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關捩諸賢應辭訪卷乃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予春極知賢郡公暨執事重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由裏語不是面欺千萬體察爲我勁辭庶要不得以干竿直無求乎謝青幸甚

懷麓堂詩文後稿滌彩見付繡次凡爲中書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爲忤磨俱文珍末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重飛未嘗言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可有摘錄者例難獨爾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爲義亦多矣爲極爲竟爲究爲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鯀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將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者窮愁之首陳成式爲屬窮之詞唐子西亦有屬窮

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高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黜從儉節自奉而於窶人貧士輒揮斤金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言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爲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饑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自警言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悻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其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

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以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悻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澹水齧齧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爲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事通達民隱奉宣德意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爲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說者亦

爲之窮且苦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丘温驛未昏見新月乃在天心見陳剛我中詩集太宗

末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鑾戌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衡征北虜錄以此

推之就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

八分之一合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

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

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

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

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

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

土牛飾以文彩卽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

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

而爲之以策牛人立處爲芒神忙閒之異牛頭角

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月干支

爲其施設尤是可笑

續述征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十七百二十有一

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卽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

乙酉去堯卽位二千七百二十年泰始二十年甲辰

是爲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

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卽位至我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

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

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

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而

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

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

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

夏禹卽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始

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

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

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

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

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

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

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益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

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甄泰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并不用捷法

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脩諱言雹遂稱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熱越河朔之地煥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綏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遺明少選宴魏使崔劼劄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爲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水電軍士有妖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  
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尙無二異上  
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  
西二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  
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  
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七十里山海經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朝  
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且載窳  
宇通衢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  
於戲盛哉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稱爲其不  
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  
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斲而爲之居則耐  
久若逢立土卽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比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

曰比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  
撰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  
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  
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未禁中太宗  
定鼎于此及震殿之災羣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  
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  
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  
右乃有松柏若圓殿五松瓊花烏諸栢皆金元舊  
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  
間得通用者我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  
聞之知其爲天府也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  
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爲家法鮮奇扁榜自不容  
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窟穴彌望鉛生  
山石間自昔居民聚糧於此鑿以入隨鑪脉所在  
高下曲折分析採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  
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  
率日計直銀數星布直疋視耕業者得利速且倍

故傍近惰農或趨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歿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探連月不出則皮膚痠黃腹膨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棄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茶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渣爲審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積腹中其毒輒病至歿荼久之家長幼爲毒薰蒸多痿黃旋致風痺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戶無遺賴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幸得而耳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說戒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爲重致戒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爲涿州朝岡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怙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禱帝命以動之鑿其財無筭瑯有玉縑環直價百鑑術士給命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知山又何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縑環春閣諸周少鄉子庚相與飄然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芻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楊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朮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涿陳黑壞茶皆芳香以製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楊子南零殊遠至未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邊輕脫耶張舜民謫郴



時求水不得而以未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未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持綠張愛名浮休泉未慶寺基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親斟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徃徃而有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柳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冽而其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索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樞密彥質謫柳時所居考柳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柳號葆光居士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爲杯觴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爲杯觴者其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方

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剝於農也春獨有之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  
有亭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媿  
其力之弗能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  
諸知已各著文詩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餘冬序錄摘抄三 外篇

何孟春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爲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爲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卽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臺階級兩邊足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爲其祀典無積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駢肩將以誰爲此則我祖宗禮制真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 聖祖因覽羣議獨斷于裏始定合祀之典卽園丘之舊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壇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左曰大明祀日右曰夜明祀月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星辰按禮祭法王官

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於內境之外以坎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兩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日月星辰朝日夕月祭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祭惟每歲八月每歲正之吉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天子躬祀殿內羣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係見諸司職掌 太學士丘瀟云真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支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卽父母同牢之義而昔之議者乃以爲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今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爲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

也義起亦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分祭之說他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又有大司馬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圍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司馬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吉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主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非郊議援此爲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禮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詩哉春秋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

見輕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壇凡社國設其社稷之壇州長祭祀州社祭社稷也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祭用中日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王者立親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壇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南郊禮畢次北郊謂之伍供伍供畢以次上陵車見明堂高祖世祖廟祭書東漢祠南祀並在正月郊祀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

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爲郊議配享之禮石瑒奏宜從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祭壇脫鳥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入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履惟蕭何劍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鳥升壇入廟脫鳥升殿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禮唐禮至正旦冬至羣臣朝賀上公一人請西階脫鳥解劍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鳥其燕會羣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探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鳥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鳥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

脫鳥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鳥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薦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鳥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讀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鳥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履就位祭畢降壇納鳥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典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風而雲雷均之爲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風原九歌有雲中君則是俗間祀雲神漢令黃冠師禱祈必禮雷神禮錄先王未之有其岳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宋元來有此祀矣其岳

鎮海濱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爲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四清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南北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領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子無預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嶽海瀆皆卽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爲四鎮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於是

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祝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惠池齊祭配林是已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唐以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雜沈不獨嶽瀆也

吳晉山嶽碑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衆山之宗其祭壇而弗廟五嶽四瀆各不同嶽者地祇其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東嶽之廟天下則肇於宋武之中梁古者祭視視三公非以公齊濟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宋王亦齊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祫而禮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致置嶽祠又等之曰帝視之曰不可不殿計而使地祇備衆同天地所以起大贊之說也陳廉之又齊之又像之至元又加新號如東嶽曰大生之聖即強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蓋古今循習之由如此崇朝

續德之餘唐百年典禮之會必將連復二帝三王之不人其像等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 歸於其方嶽而不偏祠於鄰縣謝其也我朝之制正與漢同

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水經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城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鳥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頒封爵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

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輿賴袁江士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濯嬰是也張說祭荆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昨庶是依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昨庶是依

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另祭江州城隍廟記云城隍之神也上神之

存有神又有城隍何也神無祭五土而城隍專祭

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若祭地

於此郊又祭之於社有其祭土神以報地也及

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大社天下之神也侯社

而家立中雷中雷者一家之神也蟠以祭四方

百物舉覆水之防澗水之肅成得與祭吉人於報

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星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建邦

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爲平地則

掘土浚隍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濬地則

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

經固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區則城隍固在其中然子竊有疑焉防與水

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專於城隍以監寇敵以保人

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

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者皆若此觀也夫夫上神尚祭於壇碑而

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中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

失享祭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及山川

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

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

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

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元年二

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驚蟄後三

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降香中嚴陞御座以待祭畢獻官回奏辭

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臣已預祭壇內矣

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

諸神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

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

即今江州地則侯之說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今

碑亦皆侯配食首以侯當定豫章州郡而然歟今

神爲漢丞相灌嬰形志言高帝六年樊崇盜口城

於其配食之廟則明守之祀帝云則江州城隍

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上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人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春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今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踞周都鄴鎬以吳嶽爲西嶽卿范拱以爲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賤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拱之

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聽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請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爲一壇合祭焉壇上層上方五丈天子方五丈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諸侯半之隨方築之太社也而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濶二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土按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禮有軍社王車鄭玄註謂軍社之主以石爲之則亦非無所本也至是埋石王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

之臨祭奉太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

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

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

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

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

代從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

因土氣以祭土神於義為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

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

天有十日甲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

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為社稷田

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

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載唐祭大社以后土

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

土及播植百穀者祭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

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周書作辨曰

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漢書郊祀

志曰高祖時成言周典而卻立后稷之祠至今血

食天子於是制部御史其令 國朝享祀先農躬藉

田之禮自洪武八年始益於是祀后稷也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

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

斷所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大廟主藏於寢而歲時

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

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

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

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已下皆毀五

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

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為親廟者制已不備東

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母起寢

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

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

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

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為一廟廟不

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

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

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

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為然自漢而下

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合四廟為

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



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  
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  
順人情可以美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  
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  
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  
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谷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  
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  
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  
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羣臣參  
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  
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  
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  
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過禘已禘  
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祫非禘也宋神宗  
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  
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旣已追尊四廟而  
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  
遽行 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

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攝  
從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  
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  
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  
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周顛德中亦嘗  
用其議矣然不足爲聖朝告也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  
一位下恭等八王妃國初益失記南昌王妃王氏  
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  
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  
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  
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二至日  
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  
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旣得又  
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五典以爲山陵  
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郎營陵  
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  
陵欲以北山石爲榭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

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堯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堯之日其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卜冊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神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知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其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侯陵碑后成遣太常行祭告禮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司謂請製之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象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于統臨天下之

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命多庶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筭故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曾有祀餘因司肇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大宗伯以燎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

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神若嶽鎮海濱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嶽鎮海濱卽以嶽爲止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是禮部爲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媿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爲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况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贊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

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儀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兗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上用其議歲暮享太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自未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霤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

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楹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遺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溪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儀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

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責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輿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爲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其事遂止清

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爲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卽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旣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微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於元制卽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份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爲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

不減之名者也

備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於太學祀之于子夏自  
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傳  
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  
所述作不越輟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  
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  
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  
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子史記云樂  
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  
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  
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  
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  
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  
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  
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  
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  
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  
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  
舉之殆非所宜春闈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

開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 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奉舉如此則懸竇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楊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顏不與焉殊為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為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一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揚而按周書仲山之賦政而武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丁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

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勳戚之胄襲爵及破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于各衛勳官與子弟未襲職者實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試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

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為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為文則既盛矣

節祠張商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且葢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

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於端午能不食粽子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湏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效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

必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爲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餽馱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爲樂哉始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餘冬序錄摘抄四 外篇

何孟春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  
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  
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宜國公李  
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  
載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  
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  
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  
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  
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  
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時溺胡  
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  
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  
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  
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  
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其述其  
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

正事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  
上進闕者煇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  
陽佑等來摺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選朝仍命宋濂  
等總裁儒士趙璠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  
史成記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  
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  
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刑行之授儒士張宣等官  
趙璠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書蓋未  
有逮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事  
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未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  
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  
經脩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  
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  
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  
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  
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  
爲之者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  
實由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  
乃勅命乎儒臣重編劇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



數言爾實錄既出再脩而明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義隱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羅辜者之手足無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公濟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賣法春竊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討論弗果就日未湏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官書相示而未及爲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爲恤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爲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與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爲此書撫掌爲斯民幸而九峯自序頷口以資遐陬吏

胥傳寫講讀之便此豈獨爲一方三尺告而已耶司馬公爲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猶無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其宗時進歷年圖遂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開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論一篇備與故九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隆遠傳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猷詳及工度真爲治之要哉君之于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據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

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為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九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春茲實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冥應靈契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顯證後名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

魁進雲南等處都御史時為粉榆民患事際得當職性年見故屬上樓山先生學書妙方因德諸家書中上方有是如宋陶學士大道九方可以聖阻體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消痰癘二公皆自體公効在當時手書文字不後世而奉奉為者富職深感十表既試良驗遂併他凡所記鈔相刻之用傳所在同胞甚廣前賢美意比奉簡命來至實得是映自隨詢問疾苦之餘又知府州外遠矣雖去處多著盛之人人且常多披毒之事重檢載內則武學士高靈毒方亦在前二方次東聖止載范則武為瀾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人閱不可不知彼時雲南并未版圖彼所言之止此今日茲地其可知此類奇驗切惟政者泰民惠無小而已善勿能及眾思易服之尚德況仁人之言昔已著刊特之用凡一命之十皆當存愛濟之心所據前項帶來方鈔遠近士民必克隔者仰雲南布按二司抄索函司布政使司將發去羣方續抄一冊翻印小書發各府司衛并轉發各屬衙門各一本俾民知會仍收掌時常解送右傳與土著客行軍民知會仍各備行守巡各道通行所屬門查本院更行查理俾役以省科罰銀錢交官所用藥材如入道先方藥抵留以備非常如聖散子方華鎮德以陽不時如治靈毒方藥惟視其地有無以為其事務急醜

此可知是何地方何方藥材應令冬寒加減數目發付各該衙門保有益施之人及應備施之時各醫按方如法修藥給散醫治若果應備施之時填填村巷街坊所在皆是隨外致仕園住及行選休養軍項官吏監生處夫僧道者等以上人等凡平日為鄉里所信服者禮部回錄有靈毒等方之藥朝是仁民之政上君子積善復報之理俾將方掌領去日隨時散施不似再利所有靈毒等項但隨書頭隨時散施此科散民財乎人等又獎若若見為官因而指此科散民財乎人等又天異步為國爭榮德厚琳以成事生時言阻不天日應臨終改風神其神

全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跛者乃昌蒲瞿盧折娜牛黃藥臭力迦苜菴莫訶婆伽腐香末擦取羅雄黃尸利灑合昏樹囚達羅嗎悉哆白及蘭莫迦芩芩苦瀾枸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日萃哆香附子惡揚噶沉香梅檀娜梅檀多瑪羅零陵香索霍者丁子奈矩摩爵金揭羅婆婆律膏柰刺柁葦香鷓路戰娜竹黃蘇泣迷羅細豆寇苦彌哆耳松鉢怛囉壹香喞尸羅茅根香薩利殺跛芥子葉婆你馬片那伽鷄薩羅龍華須薩折羅婆白膠短昆他乃青木也春使陝西邢御史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管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謁余苦彌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其乞公適惠陳物耳

余曰苦彌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各地骨皮吾無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卽配鹽幽菽之問慚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舊傳張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窯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爲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窯變蓋數十窯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窯官見則必毀之窯變寶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慮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爲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毀之蓋覺小者藏去鬻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

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瓊瑣者以供富室私甌奚以變爲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間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界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更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

人之所吏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僕何如曰曰寧馨音如雙聲

相之類音如流並見於蘇志音如流又謂此曰簡裏音如流

謂甚口忒然音如流謂羞愧曰惡模樣音如流謂醜惡

曰潑賴音如流問多少曰幾許音如流皆有古意至於

音之訛則有以二字為一字如世母為婦男字為

以上聲為去聲去聲為上聲如呼想如相十韻之訛

則以支入魚音如魚以灰入麻音如麻以泰入箇音如箇

如華大音音如華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具音也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

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

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賢國寶等字以為名

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

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

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復

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

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

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何子嘗夜苦多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

寐而寤者不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

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

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遠所見非思慮所及又

必曰此何為者豈非夢也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

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

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

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叅會古

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爾安得長會

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

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

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綠湯夢飲以是而醒夢飛

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

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

神識相擾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物事物夢賴所

聞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

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間益幾幾焉夢而竟其始

末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

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晝而歎

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

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

自愚乎前輩遠觀以大夢譬處世吾晝不知處世之爲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嗜百計薰逐不能成寐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而彼此懸異者春僦賃移徙此地多矣巷陌瑣碎不足復數顧學士謂春曰此異豈獨京城吾鄉淞江某方蚊多某方蚊少某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絕無一蚊群人暑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然則古人嘗怪之矣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鮮餉余一筋于頭曰此吾鄉瀆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恩州出鷺毛艇其細如蝦虫豈此類耶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楮爲貴其爲樹四時無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栢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棺在土與石柳敵此楮之所以爲貴也楨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苦土人取爲果實謂小實者爲圓珠楮大者苦珠楮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經前山其木多葦諸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難腐葦豈即此楮耶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饜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益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春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詢之饜羊可與及牛對葉謂地接西蕃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神木廠所苦大木皆未樂中肇建宮殿之贖物也其

最巨有樟扁頭者樟本其頭扁蓋當時守之以施扁者特以樟扁而扁也扁者力也扁中亦惟此故守呼之入者必數與圖二丈長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覆此不時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採川故特云耳春按魯西野祭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求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焉然則厥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末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為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百工顧視謹謹踴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益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蘖而拱把連抱不中阨於斧斤仆於風雨克歷千數百年以待大用於盛世神之所以衛闕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詔求而奠皇君靈應聿見於昭有赫是豈尋常耳目之所能

測哉韓退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運應期棟明堂梁法宮嶽降之神信非偶爾而適然之數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風雨不獲于材顯者吾無論已幸見採於上稱神木如樟扁頭者宜大矣而又不免置諸散地有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為人材一大息耶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賈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為老父所宮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置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叅議玆與都司同姓某征徭至雙甸馬關皆為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州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春族兄指揮銓舊為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覡競能况生名家不宜為官尊不宜為兄固無所利也何為為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者

於此不自禁也而能已歲早起群疾廢幾所謂濟  
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術受於陳道人云凡  
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受賂謝也一受  
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  
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末冠中之所爲者邪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  
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  
何足問邪春聞今閩中九鯉廟問夢夢多奇驗然  
始皆不可曉事後乃悟抑何用夢爲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  
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旣奏  
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  
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  
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出何書春  
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禾嘉災前  
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倖趙允  
蹈曰熊於字能火群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  
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驗也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而訟一石于府  
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已田中知府令

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  
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虞廷  
璽虞謂此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  
虞倡民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虞所  
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爲  
九貞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虞來爲守明  
年訪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  
日夏居安樂窩者在此於是爲先生祠未嘗及石  
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也抑實有而鄭特諱不言  
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官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  
明暗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  
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  
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  
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  
暇究曾記一談星而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  
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罷  
髯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髯而寡髯者主富且壽  
春掀髯曰措大乃復有此拘命口上毛子勿言黥  
雷戲余徐驗焉

逆瑾時人才無論矣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除曾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奔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菘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歟張詠在蜀嘗云只一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胎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維夷性酷拘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於地不信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一友人不得志自訝云罵聲成風誰忍扇此群怒浮謗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隅令人不汝卹呼閭閻兮汝徒自苦眼昏多淚盡內流以潤腹齒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爲求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壻分不能一切知之是故屬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

場而占其行於選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科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取其一千前列稱魁元選任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臺諫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乃一考牌冊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核焉亦書其最目然後以歸吏部稽其治狀爲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則進士之選與爲魁元擢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自表見者邪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遶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稱倅自熟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人已別眼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



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好孰貪孰調孰詭孰爲蔽賢孰爲素耽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境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幾官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曹去奸去貪去調去詭不蔽賢不素殮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嘗於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趨起嘖嘖媮媮傲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費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官得使用如備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爲送遺餞宴過往官員支費呂居仁官箴云當官取備錢般家錢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入者朱子作郡亦嘗用來只是用得分明

隨官高下多少定爲之例不至如他人並錄爲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爲厚薄某問胥吏向時直是如此於是立爲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九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觀之庫積不爲不多豈即今問刑取贖物耶抑均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有被知州購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額客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間刑取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雖觀掌印相承贖者不爲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行移府州縣所謂動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此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爲者乃可致之郡縣擲比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公差人役無動官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歛雇夫雇馬買辦下程種種出倚衙

要道路日費不可言國禁雖存人情難扼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藉朱批帶納後周世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法當蠲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爲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紹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而在饒者乞宋末始除事載馬端臨城苗記可考雖然此事在宋特故屬南唐諸郡地熟耳他州無此害也國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出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於是朱子嘗言鄉有閭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閭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

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頗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會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上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閭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槩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達復議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藉爲勘合付之至期齋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者爲令於是諸匠便之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覈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覈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

如麗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  
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青  
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  
竹章奸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  
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  
豐城典史馬堅言今置勘合爲券印以字爲號次  
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  
後行甚得章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  
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筆楚而其事受害及於民  
伏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違事畢繳報  
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  
曠也今日之事亦顧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其詳其制竊議唐時諸司因官置印決  
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  
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  
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  
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費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  
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  
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指揮使并一道家印胥  
吏得錢方給是知當時縣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

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者蓋諸司舊  
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際非常  
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好者亦不  
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  
長貳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  
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事僉事  
分巡有分巡印於本道本司印是判然六部都察  
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  
防之製又自與印信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  
一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餘冬序錄摘抄五 外篇

何孟春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二代以降漢唐宋爲達治體而漢木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聞有顯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卽詔天下府州縣徧葺費舍無遐僻官爲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益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而禱之以適古之帝王之所爲治又治之盛不俟積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今其不既 重矣乎今之士者柰何舉卑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當事者不知學官之任爲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

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序皆所以爲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法近民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出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紳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精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爲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俟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嗟夫閭閻歌吹士遊費舍中孰不以得爲科舉爲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費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  
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鑑宋初遠  
郡小官致罷多芒屨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  
離任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  
任宋益邨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  
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  
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  
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舉人雲南  
又獨以遠驛給脚力作處雖不然而鄉貢黜于禮  
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宋不中復回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  
惟江西吉安爲盛比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  
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  
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爲  
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比  
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中式者四百一十  
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  
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益止於此洪熙元年  
定南比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

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  
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  
諸人日游中秘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上聞燕之頃  
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  
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爲多得人  
今考求之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  
勉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補  
人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祭在翰林時有  
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  
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  
爲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  
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  
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若有位  
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耶李忠愍  
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爲常州同  
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皆哀具儀  
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  
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  
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論人  
豈其壽考祿秩爲豐歟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目

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熈孫頊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某泰間都御史王文子御試第至自訟焉事見李錄日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僕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

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爲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爲言復仍其舊我朝改勝國萬戶爲指揮使次之爲同知爲僉事皆武臣之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揮軍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無一不在其所當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爲一司尉不免雜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恩也春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蘄而爲言之如此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犯事者至于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

以下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爲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孫優給俸例保陣亡失陷傷故淪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策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令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逆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于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于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武署試而得實按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

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爲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者往往指俸預貸於人比關給時升勺皆人物也本衛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候門而仰面馬冠屨倒置無人爲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寫人俸糧以營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偶俱怨其不便其楚逐輩昔宋臨安宰到任揭榜民戶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利以恤乾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子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連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惜乎當時無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真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慶司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專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比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叅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同厥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辦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叅語者乎嗚呼

事由勢為緩急以機為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為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

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柳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為患者乎其在上也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賦出典寧隨犯吾柳已已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遭遺跡彌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兵為之奔命前僵後仆甲生血鱗胃養瘡蟲寒暑暴露曠日逾時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喪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戰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塵滔天于消流撲燎原于星燿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茂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替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疇曩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五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疇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萊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弊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敵甲敵人疑非將師故得免宋殷孝祖楮圻之戰常以鼓益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顯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為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葵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眾之中故驚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子敵耶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椀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

守汗之物也史載鐵饌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蕘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汗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弘治十一年命大司馬取煤到京欲造不果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兩鎗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連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堅車近身為繩袋袋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防衝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地也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者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開治所河南司設鄉一員小鄉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偕及司農司官

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騾牛等物急進舖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屯軍遠役亦移近城各上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

水馬餘虞悉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  
合開耕從之  
布政參政等官於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  
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  
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  
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  
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  
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  
怨者也

宋程瑛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榷禁  
嚴有種林者官不履畝而籍民以爲病瑛言於御  
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林加稅蓋宋時法如此  
我國初亦禁種林此禁酤首務太祖皇帝定金  
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  
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  
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  
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  
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  
得也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  
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

萬民之富貴也後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  
五十斤福建爲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  
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爲上國  
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掠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  
如宋蔡謨所貢茶例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  
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焉事  
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  
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詔只此一  
事知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又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  
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  
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  
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  
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馬  
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  
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  
俾爲符契以絕奸僞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  
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  
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齋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箒藏上等往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閩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爾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歲益微矣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今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不籍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鹽於是禁推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元覲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

屬官則亦未宜惟於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餘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及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開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推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乾道間葉衡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偏東南煮井煮鹵種類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關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務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

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華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蔽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十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然必少爲之所乃適既加注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最額數不廣重有賣窩之弊二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約既布牟益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局筭益饒邊儲克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後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船馬又命兵部遣使藉抗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

也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豢之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日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請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教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初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碣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奔于外及文攝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入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私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挈送有司

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論禮部將洪武年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

年天順元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平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俸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原管官司點關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當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灑掃使令傳命今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

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  
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  
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  
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  
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  
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  
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官  
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官者爲兼官月支米九  
斗中書議今旣爲官宜量  
之給 上曰內使革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  
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  
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  
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  
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  
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  
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  
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  
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  
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  
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  
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

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呵遣還鄉終  
身不齒論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  
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  
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  
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  
而佞僻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  
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  
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鹽戒故立法寺人  
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  
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  
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  
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  
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  
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  
歎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  
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  
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爲所制  
由其爲左右親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

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省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搵交檔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卽時奏聞治罪。二十九年，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爲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典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旣無威福，何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達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有之。宋人記王荆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得肩輿？唐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卽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机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州縣大小官並有欵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馬亦

不得持床杌不然以違制論士夫老病間退去京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織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而南京堂上官舊用單簾網織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織然皆非制前時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錄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織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織出入與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故人稱東五部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後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成車駕嘗幸焉有論刑官之勅獎戒備至後五

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藩省之職實長守宰所以衡違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為責寒饑而食衣疾苦而撫慰頑梗而導化寬抑而伸雪凡為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計視出納盈縮之數為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傷而水旱有資於賑收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兄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為最鉅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益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累吏蠹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紛紛徭役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弛馬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奇贏而民



戶已先彫億職衝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  
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乖走魃驅螭人不聊生  
山林盜賊緣此嘯集徵塞蠻夷亦乘間竊發野殺  
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  
穎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  
縣庶乎其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  
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  
卒之屯戍所在困庾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  
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  
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  
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區區財  
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闔  
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良今不  
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臣殆又不可以俗  
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  
里之休戚繫之是故爲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  
內地爲郡若縣天下視爲根本朝廷倚爲枕臂郡

守一非其人卽貽民極之害是故爲地擇守莫重  
於國畿漢詔守令民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  
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  
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則直  
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屬布政使司  
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曰監司  
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下  
有諸縣之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  
重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  
末三國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  
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  
始領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兩漢亦  
特相羈縻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  
元舉吐番兵入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  
然以夷治夷聲教固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  
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  
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司而間以軍衛軍  
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至遠純夷不可

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司宋之特  
磨道處儂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朝疆  
宇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  
流官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囿斯民於同仁中也然  
則爲天子命吏以正員蒞茲土可外而弗教耶而  
數十年未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  
德已卯春叻都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  
缺不聞其府士民事擾藩臬聞喜其地方和諡非  
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戶  
曉興行禮義其時平嘉靖壬午會春替還此願竟  
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拜廣南知府來問予其  
有酬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屬貴竹土官弗靖  
坐陰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已往  
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今士民復異於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  
今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萬戶而爲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凡諸曹掾吏事

丞舉得署之然有芻芻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  
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  
值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爲專縣大  
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  
簡令可專理也卽不設丞丞之設不徒然也領馬  
者專俵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壯款者專捕選員  
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况其正員而專以佐縣者  
乎  
令之貳爲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  
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  
事也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  
百戶以下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  
我朝縣無大小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  
裁減而簿不可無也操刀尺擬準繩以勾稽以糾  
違督賦定徭追胥詰盜皆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  
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抑屈之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餘文序錄摘抄六 外篇

何孟春

古者禮以爲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典樂任人雖二爲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途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冠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視詒姦愚刑暴亂之爲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爲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視爲二也書曰朴作教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視齊之以禮者効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故聖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冠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同立稱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而府州衛縣學規制之興朔條格之宣布生徒科貢之考試行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顏公自爲鹽察御史被選擢大理

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專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爲此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優爲於法司矣而今日欲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繁厥地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比惟漕運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繁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用

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較左右都御史匙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龍虺蜴虎豹宅孽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徼凡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饋錫賚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師視河漕譬諸人視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爲重而急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軍十二萬七千八百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輪糧石帶耗六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百臣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諳練於歷試深且久焉其人如何辨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衛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爲監司者秩無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顧人情恒喜脫勞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

無他慮故官尊於鹽司者恒喜內南京亦內也欲簡逸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爲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任大臣法不得不干近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曆諸比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廠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盛屬衆莫或顛立制設堂官領之益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歸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又成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

備者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扞天下延綏  
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  
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授其人  
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  
足當關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  
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  
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  
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  
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目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惟史  
稱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  
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後十萬口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鉅虛唐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  
厥默啜雄爭之隙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  
三城屹就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仁愿所築卽漢所城郡地彼此官利乃爾遼絕  
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  
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遼有而宋入於此屹屹與元

吳兢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  
於夷狄極德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  
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  
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  
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  
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  
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  
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戍虜於外而茲地今日  
虜乃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  
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爲之所也此善謀  
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  
爲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益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于得卽  
論其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御理刑必再經考  
乃得有初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  
亦必再經考乃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  
節而使事峻復命退就位所司勿請以爲常至御  
史出巡旣代歸其長必爲舉奏有旨乃入道始事  
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惟計真授歲月若

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舉厥職內之則匡弼天子糾正百寮外則肅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鱗非所避當糾必糾與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瘴濁激清揚惟吾力所得爲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錯節順風大整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所樂聞者其爲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締怨仇來譖忌懼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櫻而當道鮮與主瑩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爲而爲之有餘力其孰怨仇潛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爲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

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鹽察特置常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爲名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爲御史府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繫此稱也鹽察職專事唐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鹽察御史又詔鹽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言事者勝臺察者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御史臺爲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鹽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鹽察是以察而統爲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鹽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卽於事無所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爲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爲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爲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爲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得爲之消弭獄訟之寃抑察之得爲之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

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梁君其真若人乎監察唐有裏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與真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即真真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祿太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隋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肅政大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

無內外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糾督察舉之職故始剪荆棘即議立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之政允釐奸宄之萌不與益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自是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下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人行天下益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馬貴州我朝取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隸峒蠻寨哮突動及境內朝廷虞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于老成有風力者益其地入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爲最峻遠則命命而來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峻遠地蠻夷苦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

武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得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史奚責吾受專職事權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獠蠻寨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私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余自老病歸卧州間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謂墓畢有事都統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違禮春曰諾迺于二月二十又一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冲白鷺岡九厂廟龍渡之山而掃奠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昨歸州之餘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未亂從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某栗木山子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

爲一戶在偏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遷冲白鷺岡之子孫分戶紙鋪分戶塘頭某九厂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里分戶以十數有派江西之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在他戶之人吾亦不能盡識也偏橋自指揮暨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干有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之何漢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沒明者廣東連州人由朝散大夫知郴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塋地祠所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沒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郎二子仕良鬱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厂巨塚三其所塋也吾譜可泐者諱如盛爲一世祖其塋白鷺岡紙鋪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吏三世諱俊伯俱塋近仙岡地名貓穴四世諱奇甫塋遷冲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萬十九公諱德翁塋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諱仁海塋仙岡爲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也七世福十三公吾曾祖塋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知府君也老人曰遷冲而上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



英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爲率公一切拒不許而鄰鄉長樂曹國林者衆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爲身累乃盡出其貲弓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孛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滅而永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萬十九公旣歸葺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處草藥療諸腫毒瘡癘疾人來問卜求治療輒濟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鍾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蔬酒供神邀鄉族人同飲暖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戊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戊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一福十公論義纔九歲留公側翁孫繫然賴鄉族人餉問

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旣成兆當塋之日舉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脯雨不止諸少年因就寢焉比歸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喪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此均之權厝徒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歸携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爲遷塋計樹木開除地顯朗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徃視術士曰仙岡吉則吉矣抑此地美甚塋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塋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墓之子孫據地理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十五公戊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戊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瀾自衛學貢爲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太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閔代積世洵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也吾郡統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爲後之子孫而吾不知其爲

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祖統君子世澤下不逮弟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爲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祖之人爲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而見其立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於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視者此其地也凡爲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人之事而天實爲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胤祚盛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壽而鎮撫暨合州府君皆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向昌熾彼蒼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爲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爲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才弗堪於所授將物議終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聞大橫于龜告觀昌運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枚棊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擬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承重貽顛陪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缺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林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飭之責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軻風帆去離故鄉  
遠遠京師西南比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  
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  
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  
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評大禮以吏  
侍調南工舟中偶觀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  
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  
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舟雖美所寓止一  
二時三四時又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奚  
以喜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愠非有損也而一  
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  
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華數遷何常而乃以目  
前之所值移其胸中爲喜愠何也春撫之悵然予  
前此萬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間關  
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榮也持節佩符旌  
旗夾道蕃登鹿軒膺坐龍門其艱難也豺虎叢中  
鯨鯢波上寸跡丈落厄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  
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玩者塵土矣其足追  
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非一時豈肯與  
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評時諸君有被謫者有

謫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  
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衙不廢任用獨  
承汪濺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  
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  
生中所值目前事假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  
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  
書時是月日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此  
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十  
一月內奏爲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踈  
性資愚戇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  
方叨於任使大馬豈能必報涓埃惟願少裨荷乾  
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濡之澤  
無才猶錄以備員右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  
專一銜者四任何幸優閒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  
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將  
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修身貴復於不  
遠大易者爲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  
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晷得歌詠於太平事  
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

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近世劉文安

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

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

華伯瞻及見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

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博而筆力

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

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齊文集序不覺慘然

久之保齊集序云某奉 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

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

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

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

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

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

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

所以序保齊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

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徒者又有在

矣其尚知所勉哉

前輩言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

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

學琴奕之事益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

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

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

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

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

耽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

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

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

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棊酒間有奉當道命以

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其

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圖棊堪遣

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

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

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

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

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

之道也此又游六藝者所當知

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麀鹿夷人所造酒狄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抵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骨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狄管汲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窳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益其免棄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實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曰巖太宰所書爲是也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出處天下國家

視焉不惟其時疇能不隕獲而充詘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及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婉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一宜去二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益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與說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今陶序馬字上已減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減四字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意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

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毗人當解其表集作意義日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趣故林集作趨林嘯傲東意下集作東軒眾草沒其姿集作奇姿違已諒非逃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趨於古字通用奇姿爲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趨書改集本字不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可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辨第賞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憑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真飲酒之作也乎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于江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櫛猶在眼風前片席已遮山遊夢中又作難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沉哦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元西涯先生以詩詒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益用子笑

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詒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九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珣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盜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鬻其財無筭瑯琊有玉縉環值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縉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夷相與輟然

姑蘇毛都憲理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猶犬洗浴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爲虐者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  
洲愠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  
遜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  
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  
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  
詩所以爲砥礪則善矣故書而藏之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  
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  
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慶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  
界飛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  
忽驚吹面冷不教清夢着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鳧飛信庭觀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  
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途丁懋菴憂間爲春言之  
以爲詩識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  
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

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度上題慶筆圖春詩  
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作  
名目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  
入幽慶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  
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某年徵伯下世春哭之以  
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慶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  
有郎慶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  
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  
運箕卽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  
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  
已千層君家有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  
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旣而曰賢  
閨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  
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  
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  
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樓外敲三推窮  
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凜  
冽文章無怪不藏蕤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  
作筮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

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  
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  
養貞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詩齡寄  
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閒歲修五日篇中語因  
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爲  
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  
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閱月而翁筆諸  
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  
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  
去某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  
首可作燈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復  
以答翁于堂旣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云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臧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舉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  
九旂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爲戒諭  
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  
已丑其日丁亥夕端在商大星如九九旂之旁有  
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舉太史敷奏百辟嵩呼  
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寧祗歸功祖

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數句  
善寫聖君之心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慶至一所三四道士  
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  
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  
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  
閒身學道而今秣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  
主更誰賓子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  
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  
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  
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慶差了了既覺遂不  
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爲笑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自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當官醜想遺  
羹傳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憶夜深  
芸閣夢渡江稱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羹皆思  
親事綵與朝衣相應羹與官醜相應方不偏枯崔  
玄暉母謂兒子宦游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  
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  
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



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多病裏天不  
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暗消開歲月久  
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兩  
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  
生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  
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  
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筆墩  
之誨其家人如此卧病吾無議若綵菱之云稍知  
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  
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柄詩話邪

同官某鄉延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嗟心雖能盡面先  
差夢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痒靴難爬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  
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  
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益留都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蓬蓬  
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

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  
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悠揚自樂烟霞  
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瑤樓玉宇水  
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  
一氣絕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瘡神遊八極涵動靜  
不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  
靈驚倒星斗散亂飛群鴉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  
持斧施神功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挿  
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  
十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  
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  
雪玉梅懸谷搔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  
遊太空登虬仗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  
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胃襟磔硤誰磨  
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  
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  
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  
一諦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穠長在塵寰中  
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  
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

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  
降汪若各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爲其篆字并訊  
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爲全之爲鬼爲仙不可  
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充陋世人所見常少  
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東  
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  
語益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  
跡甚夥嘗謁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入高策爲之  
傳近世好事者又梓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  
暇考大抵其事跡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  
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果  
生得之邂逅而敲于喬公白巖者也詩跌蕩不凡  
字妙有飛動勢語亦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篆字  
衆其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界有仙  
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  
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  
炳劉苞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  
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  
聞諸紀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  
信間弗論今日公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

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於此質諸鬼神又知  
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入賦詩後二年七月二  
十又七日識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